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第三五一回 粉金剛力敵曹德彪 冲天炮奮鬥徐文豹

話說曹德彪將那人打量一回，暗自喝采道：「這人大約是勁敵了。」他外穿一件白綾繡花外蓋，腳踏粉底烏靴，頭戴逍遙巾，手執白紙扇；面如傅粉，唇若塗朱。分明是個白面書生，哪裡象前來打擂？他偏不矜才，不使氣，連響也不響，就跳上擂台。因此曹德彪就知道他是個勁敵，忙將兩手向那人一拱道：「請教尊姓大名？住居何處？」那人道：「小生姓徐名喚文豹，祖籍浙江人氏。因往直隸探親，路過貴地，聽得說老丈大開擂台，招聚天下英雄豪傑。小生不揣冒昧，妄自班門弄斧，還請尊拳之下，稍讓三分，使小生得全顏面！」這一番話，真說得儒雅風流，令人動聽。黃天霸等在那茶棚內，聽見他說了這一番話兒，估計是有絕妙本領。正在凝神觀看，又見曹德彪向徐文豹拱一拱手，說道：「既蒙不棄，即請見教罷！」只見徐文豹答應一聲，便將外蓋大衣脫下，現出一件密扣緊身，湖色短襖，將一根丈二長的杏黃絲絛在腰間束好，又將腳下粉底烏靴蹬了一蹬，說一聲：「有占了。」當下在上首立定腳步。只見曹德彪已分開門戶，左腳曲起，右手擋定頂門，左手在右肋下按定，使了個寒雞獨步之勢。徐文豹不慌不忙，先將身子帶偏，左手按著胸膛，右手搭在左肘之下，騰身進步，將右手從後面回過來，使了個葉底偷桃的架落，陰泛陽一拳打來，便破他的那個寒雞獨步的解數。曹德彪將身子一側，左手一起，將徐文豹一拳掀開，趁勢發出右手，還他一下。徐文豹來得飛速，趕緊躲過他右手，使了個毒蛇出洞，認定曹德彪背心點來。曹德彪看得分明，也趕著使了個王母獻蟠桃，將徐文豹的那隻手托了出去。徐文豹將身一轉，又使了個鷓鴣子翻身，撲轉來雙手齊下；這喚作黃鶯卷翅。曹德彪趕著將身往下一蹲，把頭向左邊一偏，躲過他雙手；趁勢使了個金剛掠地，將右腿在台上一旋，直認徐文豹旋轉掃來。徐文豹趕著將身跳過；又使了個泰山壓頂，照定曹德彪腦門打來。二人在擂台上，你來我往，拳去腳來，只打得眼花繚亂。這一個好似蜻蜓點水，掠一掠便飛向空中；那一個如蚊蝶穿花，點一點又飛來牆外。一個是如南山餓虎，見著人撲面而來；一個是如北海怒蛟，得了勢騰空而去。真個是：棋逢敵手，將遇良才。那些台上台下的人，看得個個齊聲喝采。就連黃天霸等這一班會手，見著二人如此，不覺得也高聲喝起彩來。二人足足打到了一百餘合，還是不分勝負。你也莫想打我一拳，我也莫想踢你一腳。二人見不分勝負，更覺抖擻精神，又鬥了有五□餘合，還是不分勝負。正在難解難分之際，忽見曹德彪將兩隻手竟在那當胸一合，說聲：「且住，停一會兒，再決雌雄。」徐文豹一聽此言，也就說道：「悉聽尊便。」說著，各人舉了手，跳在一旁。曹德彪復將手一拱道：「此時日已晌午，俺們且吃過午飯再來。」徐文豹便道：「使得。」說罷，就走到衣架旁，拿過長衣，就身上披好，輕輕的跳下台來。大家一看，見他打了有兩個時辰，還是面不改色，無不稱贊。徐文豹下得台來，搖搖擺擺，擠出人叢，便去尋找酒樓，好用午飯。黃天霸等也就去到酒樓用飯。上得樓來，大家坐定，便呼店小二拿了酒菜，一面飲酒，一面談論方才他二人交手情形。賀人傑便插口問道：「這等拳法，究竟是哪家宗派呢？」褚標道：「這就是少林一派。他二人的拳法，也算是得其奧妙；末了還有那一著撒手拳，喚作獨劈華山，只有那天王托塔這一著可以解得，其餘皆不能解。不知他二人有這兩著妙拳。俺們且吃過午飯，再去看他們各耍一會。」大家聽說，頗為高興，趕著狼吞虎咽，一會子如風掃殘雲似的，大家俱已吃過。算了帳，還過錢，大家淨了面，又吃了兩懷茶，復一齊出門，仍到擂台下面，看曹德彪與徐文豹二人比試。

此時曹德彪已用過午飯，在台上坐在那裡等候。不一刻，徐文豹也前來，仍舊輕輕的跳上擂台。曹德彪一見他來，趕著立起身來，讓他坐下，稍盡待客之禮。徐文豹將手一拱，說聲：「請。」二人同坐下來。有人過來各獻了一杯茶。二人稍坐片刻，各飲了兩口茶。徐文豹便站起來，脫去外衣，將衣服接在衣架之上，復走到檯面當中，在上首立定腳步。曹德彪正要上前請他開拳，旁邊早走上教習徐寧，忙向曹德彪說道：「難得這位徐兄到此，你已與徐兄會過了，可否讓小弟與徐兄領教一番？」曹德彪道：「我未嘗不可，只怕徐兄見怪，說咱們自家欺人，輪流與他比試。恐不大穩便。」徐文豹聽說，心中暗想道：「你們不必施這詭計，兩個人遞換著與我交手；就使有□個人輪流而來，我姓徐的，要說出半個不字，也稱不起是英雄好漢。」因說道：「這個又何妨？便是我遲早皆要領教的。但不知尊姓大名，還得請教才是。」徐寧道：「在下也是姓徐，與老兄同姓，單名是個寧字，綽號冲天炮。略知拳棒，本領平常。

還得有請稍讓一二！」徐文豹道：「豈敢！豈敢！太謙，太謙。」

小生是久仰的，幸蒙賜教，也算是三生有幸了。」說罷，便道了一聲：「請！」彼此立了門戶，即刻就交起手來。你去我來，倒也是一對勁敵。兩個人也鬥了有八□餘個回合，徐文豹並未稍見破綻。徐寧見他拳法甚精純，急切不能將他敗下，自己又心高氣傲，總想在東家面前要個面子，方肯甘心。但既存了這個心，使用出一個毒著出來：先使了個蜜蜂進洞，將兩拳向著文豹兩太陽穴打來。文豹一見，早知他要用那手毒著，已暗暗防備起來。文豹便先用了脫袍讓位的解數，將兩手並在一處，從下泛上，向兩邊一分，去掀他的兩隻手。徐寧見他來分自己的兩手，便借他分開之力，趁勢一反手，正對文豹腦門劈來。

這一著，就是褚標說的那獨劈華山。文豹是已防備到此的，見他一掌劈來，此時文豹早將兩手平住了胸膛擋來，說了一聲：「來得好！」立刻將右手向上一托，泛住徐寧那一反掌，順勢將左手向徐寧胸前一點，這就叫做天王托塔。只聽徐寧說聲：「不好！」正待要将身子一偏，文豹這一拳已經逼近胸膛。畢竟徐寧有無性命之虞，且看下回分解。